

悲剧的奥尼尔

与

奥尼尔的悲剧

Tragical

华明 著

O'Neill & O'Neill's

Tragedy

江苏省“十二五”

江苏省高校优

悲剧的奥尼尔与奥尼尔的悲剧

——华明文集

华 明 著

Tragical O'Neill and O'Neill's Traged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的奥尼尔与奥尼尔的悲剧/ 华明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 - 7 - 305 - 12598 - 0
I. ①悲… II. ①华… III. ①奥尼尔, E. (1888～
1953) —戏剧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712.07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675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悲剧的奥尼尔与奥尼尔的悲剧
著 者 华 明
责任编辑 潘琳宁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4.75 字数 352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598 - 0
定 价 49.8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代序

知识哲学及其文艺

本书内容有关文学艺术,而文学艺术是人类的思想成果的组成部分。我把人类的所有思想成果定义为知识,我将在这里阐述我关于知识的哲学思考,以及我的文艺观,为理解本书中的具体观点提供基础。

哲学是一个奇怪的学科,几千年来,它都在讨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并且基本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这不等于说哲学没有进步。一般来说,哲学的进步在于提出有意义的新问题,并且给予合理的答案,丰富人对于世界与人的理解。人们一般将有意义的知识称为科学,大致分为有关世界的自然科学与有关社会或者人的社会科学这样两个领域,而科学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而我的问题是,如果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话,那么什么是真理,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否都同样在追求真理?为此,我提出我的以下看法。

我将全部知识划分为三个领域:有关自然的、有关社会或者人的与有关文艺的。

我把有关自然的正确知识称之为科学。科学知识包括两个前提,即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可证实性是指可以实践加以证实,苹果总是落下反复证实了万有引力;可证伪性是指科学知识包括可证伪的条款,即如果出现了违反的现象,该科学知识即失效,如果苹果脱离枝头没有落地即说明万有引力定律作废。通过考察有关自然的知识的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可以判定其是否为科学。也可以说,判断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的正确性的标准是真即真理。当然,自然科学也不是绝对的,它是发展的,如物理学从牛顿体系到爱因斯坦体系。但是在确定范围内,它具有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

我将有关社会或者人的知识称之为人的学说(简称人学),而不是科学,包括从相对实证的经济学到相当虚幻的宗教,范围广大且形态万千。人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严格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无论何种经济学理论都无法对经济现象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进行预测,总是存在误差甚至谬误。而且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包括可证伪条款,无论出现多少反例它也不会承认失效。这就是说,评价人学理论的首要标准不是真。虽然如此,但也可以从真的角度来对人学理论进行评价,例如,与宗教学说相比较,经济学说更接近真,一种经济学说比另外一种经济

学说更接近真。然而真并非最重要的人学评价标准,许多人文理论无法以真作为标准加以评价。一种经济学理论并不比一种宗教学说更有价值,正如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不比一个崇高的烈士更值得纪念。但是如果真不是评价人文理论的首要标准,那么如何对其进行评价?我认为对其进行评价的首要标准是善,即给人带来的用处、好处、利益或者幸福。以此作为标准,我们就不但可以评价同一学科中的不同学说,也可以评价不同学科,例如,在经济学中,实用性强的学说更具价值(也许,在经济学领域,真与善是相对统一的,但是,无论何种经济学说都不是科学),而宗教虽然似乎不那么真,但是仍然具有很高价值。

人学知识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主观性与历史性。人学之所以不能以真作为首要评价标准,是因为它涉及人,从根本上说,人并没有普遍的、先验的、共同的本质,人在存在的过程中形成他的本质,盖棺才能论定。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阶层阶级之间、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别甚至对立。正是由于社会或者说人中间存在着从利益、立场到性格、文化方面的各种差别甚至对立,所以任何人文理论都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举例来说,几乎所有经济学学说都有这样的前提,即利润是资本带来的,言下之意,利润应该归资本家所有;而马克思经济学说认为,是劳动者的劳动带来了剩余价值,不言而喻,剩余价值应该归劳动者所有。之所以存在着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是因为双方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人的利益。打个极端的比喻来说,尽管老虎与绵羊都是动物,但是它们的伦理观水火不容,人也是如此。

人学不仅在上述社会空间中因人而异,而且在历史时间中因人而异,事实上,后者就是前者的某种形式的体现。因为人是历史的,因此评价人文的标准也是历史的。我们已经看到,过去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若干学说,现在已被无情抛弃,而过去某些离经叛道的学说,现在却成为了“真理”。根据这种逻辑,现在的许多人文“真理”将来还可能被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说,盖棺甚至都不能论定。因此,历史不会终结。当然,我们不会因此陷入相对主义,这是因为,我们最终还有善作为评价标准。

以上学说不仅可以解释历史上众多人文理论的命运,而且可以解释当下人文理论之间的矛盾。例如,前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在利

润或者剩余价值的问题上是对立的，那么，如何评价二者呢？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对的，因为他们的学说在现实中可以指导经济活动，尽管存在问题，但是也有用处，在现有条件下，可以促进生产力；然而马克思也是对的，因为他的学说预见了未来，他在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局限性。二者属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代表的是现在，马克思代表的是未来，他们各自具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在人学中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理论，它们之间有一些是相互无关的，有一些是相互交叉的，有一些是相互补充的，而还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

在我看来，人学中的任何概念与命题都不是神圣的。在人学中，没有绝对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追问人学中绝对的概念或者命题是什么，那就是善，也就是说，同义反复。

文艺是人类知识的第三个领域，范围相对较小。我认为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有着质的区别，文艺理论属于人学，其评价标准是善，也就是用处，用以阐释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属于文艺（同义反复？）。文艺与科学和人学有着共通之处。文艺的评价标准可以是真，即真实，当我们说某幅绘画栩栩如生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个标准，用学术的话说，是发挥了认识作用。文艺的评价标准也可以是善，即功用，当我们说一首歌曲鼓舞士气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个标准，用学术的话说，是发挥了教育作用。但是，文艺显然有别于科学与人学。一般说来，文艺更接近于人学（有人甚至认为，文学就是人学，当然，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的）。这是因为，文艺具有主观性与历史性。文艺评价的首要标准是美，用学术的话说就是发挥审美作用。在许多作品中，真善美一般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有的作品可能有更多的真，有的作品可能有更多的善，而有的作品有更多的美。一般来说，经典作品同时具有真善美。然而美是评判文艺的首要标准，一部文艺作品无论有多少真或者善，如果没有美，它就不是文艺，而哪怕它不涉及真或者善（当然，完全不涉及是不可能的），只要它拥有美，它就还是文艺。如此说来，美是文艺的本质。

与真相比，善是主观的和历史的，而美也是如此，因此文艺具有主观性与历史性。与科学和人学相比，文艺是含混的，甚至含混到了这样一

种地步，即含混已经成为一种优点。人们常说，“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一部文艺作品，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引申下去就是，一部作品在历史上的释义是变化的。我甚至认为，从理论上说，对于同一部文艺作品，不但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可以有相互矛盾的解释。这是因为，一部作品创造了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具有这样一种同一性，即它们都是矛盾体。如果说，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即我们对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充满矛盾的（例如前述一般经济学家与马克思的相互矛盾的观点），没有人会反对；那么，我可以说，一部文艺作品中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即我们对其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充满矛盾的，也应该没有人会反对。《红楼梦》与《哈姆雷特》就是文艺作品具有这种含混性或者矛盾性的典型例证，而这种含混性或者矛盾性正是其成为经典作品的要素之一。当然，成为经典作品的要素还有很多，如真或者善，以及其他许多要素。就我来说，我喜欢“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雄浑气概，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情怀，更喜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悠远哲思，这是因为，“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与“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合成的内涵更加丰富与辩证。

在《镜与灯》一书中，艾布拉姆斯创建了艺术批评坐标，即艺术品处于世界、艺术家与欣赏者组成的三角形的中间；在《作为一个艺术中之要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一文中，布洛提出了审美距离概念，用以描述欣赏者与艺术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我将二者的学说加以综合与扩展，提出以下文艺理论：文艺作品与其之外的世界存在着三种主要关系，即艺术作品与社会、艺术家和欣赏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美学距离，这是一种艺术特有的美学的、即艺术认识论的关系。如果艺术品与世界的距离较近，艺术品是现实的，如果艺术品与艺术家的距离较近，艺术品是浪漫的，如果艺术品与欣赏者的距离较近，则艺术品是通俗的；以上三种距离如果过近，则分别有谴责与黑幕，自传与忏悔，武侠、言情与侦探、色情等文艺，这里主要说的是文学的，也大致适用于其他艺术。艺术作品认识社会的现实，但这种认识应是创造性的，不只是复制；作品表达作者的内心，但这种表达应是客观化的，不应是直抒；作品需要读者

的欣赏,但这种需要应是引导性的,不必是迎合。此外,艺术作品还有本身的问题,各类艺术都有其自身的概念,其中有些是自身独有的,有些则是全部共通或者部分共通的。例如,各类艺术都有多种自身要素,诗歌、小说与戏剧都有语言,它们的艺术创造方法也各具特色;而在几乎所有艺术中,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对立:如音乐中的对位、绘画、雕塑与建筑中的对称以及诗文中的对偶(附带说一句,对立即广义上的对偶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文学的价值的关键要素,值得深入研究)。上述理论旨在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认识艺术,在艺术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全面的联系。我希望有机会就上述文艺思想做出进一步阐述,供大家来批判。

以上知识哲学主要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逻辑严密的宏大体系一般来说都是牵强的,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妙。我的意思是说,上述想法既是对于以往人类知识的反思,也是从生活体验中产生的结论,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演绎。如果说这一理论本身具有一定逻辑的话,那么可能是因为,所谓知识或者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人的思想成果,而人的思想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本身具有逻辑性。

2013年2月17日
于南京望江楼

Eugene O'Neill

悲剧的奥尼尔与奥尼尔的悲剧

目 录

知识哲学及其文艺(代序)

悲剧的奥尼尔与奥尼尔的悲剧

- 003 论奥尼尔《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 016 奥尼尔作品的美学距离问题
- 025 奥尼尔剧作的现代性及其特点
- 029 对奥尼尔笔下女性的社会学研究
- 034 奥尼尔：悲剧的永恒追求
- 058 奥尼尔是“悲剧家”吗？
- 065 奥尼尔的面具运用及其在戏剧史上的意义
- 075 流浪与追求的奥尼尔

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

- 085 反艺术——评“演艺”及其代表者纳托尔
- 091 《苍蝇》中的宗教、政治与哲学
- 096 从侮辱观众到语言游戏——论彼德·汉德克的戏剧创作
- 108 《乌布王》的意义
- 114 变熟视无睹为触目惊心——观日本戏剧《问问嘴唇》
- 117 从两千五百年前的法治说起
- 119 托尔斯泰为什么骂莎士比亚
- 121 勇于创新 严于律己——美国舞台设计泰斗李名觉
- 124 展示阳刚之美的《黑人中土之死》
- 126 戏剧幽默大师——肖伯纳
- 141 梅特林克的“静剧”
- 149 布莱希特与《伽利略传》
- 158 回归传统——《花样年华》细读
- 165 确切的政治表达：品特的《确切》——悼念品特逝世
- 168 品特“政治转向”的内在原因

174 从《对！我们热爱祖国》看比昂逊的早期思想

比较研究与专题研究

181 庞德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的比较

186 西方戏剧起源学说述评

195 俄瑞斯忒亚母题的变奏与哲理

212 中华文学的南流北派

221 戏中戏与戏剧自觉意识

234 西方先锋戏剧的时空变幻

249 历史剧和清宫戏断想

258 崩溃的剧场——西方现代先锋戏剧

280 悲剧的话语与话语的悲剧

293 西方先锋派电影与中国文武之道

306 和谐与自由：中西文学人生观的比较研究

319 论中国古典文学中历史意识的演进

338 当代中国先锋派电影的文化阐释

译海拾贝

355 诗化哲学三部曲

358 当代美国的“路上生活”

364 冷眼看后现代主义

368 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发端

372 荒诞派戏剧的启示

376 从恐惧到愤怒

悲剧的奥尼尔与奥尼尔的悲剧

论奥尼尔《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1956年,尤金·奥尼尔的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先在瑞典首都,后在美国纽约上演,两次演出都十分成功,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并给作者带来了第四次普利策奖。尤金·奥尼尔在三年前就逝世了,如果他在天有灵,也许会感到痛苦,因为他的遗嘱规定:“它在我死去二十五年后方可发表,但永不得作为戏剧上演。”^①然而他肯定也会高兴,他的名声在十年沉寂之后东山再起了,而正是他所认为的“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②为自己带来了荣誉。

不论是奥尼尔对该作品的顾虑还是自信,都说明他特别珍视这部作品,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充分说明这一点。1939年夏天的奥尼尔,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都饱受折磨。他本人患有日益加重的痉挛症,事实上几年后就完全无法从事创作了。他在痛苦中进一步思索人生的意义。

而世界正面临着法西斯威胁,不久世界大战就全面爆发,奥尼尔对形势感到绝望,他在大战开始几天后写道:“耶稣啊,为了那愚蠢的贪欲,人类令人难以置信地自取灭亡!”^③对个人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思考和焦虑所强化的艺术冲动,导致他开始《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这部作品的创作。他的妻子卡洛塔写道:“在他着手《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一剧时,看到他每天被自己的写作所折磨,真是令人惊讶。在一天的写作之后,他

Eugene O'Neill

悲剧的奥尼尔与奥尼尔的悲剧

^① Louis Sheaffer, *O'Neill; Son and Artist*, Little Brown and Co., 1973, p.635.

^② Frederic L. Carpenter, *Eugene O'Neill*, Twayne Publish Co., 1979, p.73.

^③ Louis Sheaffer, *O'Neill; Son and Artist*, Little Brown and Co., 1973, p.488.

往往面色憔悴，有时甚至是流着泪走出书房，他的眼睛全红了，看起来比早晨进去时老了十岁。”^①与对奥尼尔其他任何作品都不同的是，批评界一致给予该剧高度评价。著名导演和剧评家哈罗德·克勒曼把它称为“美国戏剧中最雄辩的和最重要的”^②。大作家和批评家T.S.艾略特则说它是“我看过的最动人的戏剧之一”^③。

—

这是一个家庭悲剧。

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父亲泰伦，母亲玛丽，长子杰米，次子艾德蒙，以及一位侍女凯瑟琳。熟悉奥尼尔的人都知道，这里写的就是他自己的—家，而艾德蒙写的就是他自己。

早晨，全家人和睦亲密，一天的生活则暴露出了家庭的全部悲剧，全家人满怀绝望痛苦“进入黑夜”。在这里，奥尼尔挥动着尖锐无情之笔，挑开了令人痛心的家庭疮疤。

泰伦是个阿巴公式的人物。少年贫困生活的经历和现在维持家庭的重担，使他成了“老财迷”。尽管他“财产总值二十五万元”，可还是个“吝啬鬼”。玛丽用的汽车是二手便宜货，杰米在家吃饭还得出力干活。更有甚者，艾德蒙身患当时被称为“大杀手”的肺结核，这位父亲却要把他送到公立慈善机构办的“农场”去疗养。因此艾德蒙破口大骂：“你这个卑鄙的老守财奴。”

玛丽是个吸毒者。她不时偷偷钻进阁楼里大吸一顿，别人提起时却又装聋作哑拒不承认，她老是怀念“幸福的过去”，但眼前仅有“痛苦的现实”。这是全家人精神悲剧的主要痛点，所以艾德蒙痛心疾首：“有个有吸毒癖的人做母亲，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① Oscar Cargill, N. Bryllion Fagin and William J. Fischer, *O'Neill and His Plays: Four Decades of Criticis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1, p.93.

^② Ibid., p.216

^③ Ibid., p.168

杰米是个浪子。他三天两头上妓院，每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他已经堕落透顶，还极端消极厌世，他嘲笑一切道德情感，怀疑世界，憎恨人类，成为靡菲斯特式的恶的化身。奥尼尔鄙视这位哥哥，因为他不但是全家人的耻辱，而且也是引导自己走邪路的导师。艾德蒙指责他的行为，更否定他的思想，他意味深长地说：“老天爷，我要是像你那样处世为人的话……”

艾德蒙是个苦斗者。他从杰米把他带入的堕落泥坑里爬出来，就一头扎进了自食其力的谋生之海。但他实在缺乏创业立身的务实能力，也没有闯荡江湖的强健体魄，终于染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在这连遭打击、身心憔悴之时，艾德蒙自暴自弃：“我生而为人真是一大错误。”

奥尼尔描绘真实的勇气令人钦佩，他敢于把家丑都外扬出去，这曾使他的一些亲属大为骚动，有一位竟说“这是一本丢人的书”^①。和奥尼尔所有的作品一样，作品中没有高大完美的正面人物，只有那些存在着各种缺陷的普通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犯有某种罪恶。

也和奥尼尔所有的作品一样，作品中没有穷凶极恶的反面人物，他们纵然都有“罪恶”，但都应该给予同情和谅解。

这些人物尽管失意、潦倒、堕落甚至是罪恶的，但作品与其说是怒其不争，倒不如说是哀其不幸。不管人物的状况如何，作者始终和他们在一起，用奥尼尔的话说，“用对所有四位迷惘的泰伦的深沉的怜悯、谅解和宽恕写成的”^②。在这个家庭悲剧中，表现了对人类弱点的同情理解和对人类的普遍的爱。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它也是一个社会悲剧。而家庭悲剧的根源就在社会之中。

泰伦是个市侩，但他并非天生如此。他幼年随父母从爱尔兰来到美国，十岁时父亲回国了，母亲带着孩子们挣扎谋生。由于经济上的赤贫及其天主教信仰，普通爱尔兰人在美国历史上饱受欺凌。穷爱尔兰人泰伦先在工厂当学徒，“一星期只有五角钱”！他要往上爬，到剧团跑龙套，

^① Arthur Gelb and Barbara Gelb, *O'Neill*, Lowe & Brydone, 1962, p.93.

^② Arthur Gelb and Barbara Gelb, *O'Neill*, Lowe & Brydone, 1962, p.841.